

·科技界声音·

与前辈相比,今天的科学家们更多地从事社会和公众事业,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必须面对基因组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快速“偏离轨道”后带来的诸多焦虑。快速的进步会带来深层次的问题:世界正在变暖吗?为什么?谁有权力进入我们个人基因组编码的“读出器”?寿命的延长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核电站和风能可以让灯一直亮着吗?我们是应该用更多的杀虫剂还是转基因植物?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计算机侵入个人的隐私?这些关键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采取行动,今天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都比过去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Martin Reiss**
《科学时报》[2010-07-02]



图片来源:科学网

科学家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个体形成一个团队的时候,个人的贡献大小和得失多少,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团队的力量。

只有团队中的个体不计较个人利益,团队才能尽心协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个人的贡献,关键在考评和奖励体制。日本在给发现 113 号元素的团队颁奖时,参加实验的数十名研究人员都一样受奖,而各个单位也不计较自己单位排在第几位,都一样作出了贡献。日本人对于团队精神的认识很有智慧。比如,就像一枚火箭,很小的螺丝钉和很大的发动机的贡献,哪个大?其实是一样的,因为缺了螺丝钉,跟缺了发动机的结果可能完全一样,火箭无法正常飞行。要想取得最终的伟大成就,离了谁的贡献可能都不行。这种维护团队的精神和智慧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很重要。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研究员 **赵宇亮**
《科学时报》[2010-07-01]

由于选择了地球动力学作为研究方向,我的“实验室”在青藏高原。人的一生

中,一定要到高原上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但在高原上工作确实也很辛苦,因为做什么动作都很费氧,走几步就直喘气。我们一般是住在乡里公路边的小茶馆,茶馆的床比凳子稍微宽一些,白天坐着当凳子,晚上把睡袋一铺就是床。这样已经挺好的了,起码不用自己扎帐篷,住在屋子里也不会太冷。

有一次时间很赶,要配合美国一个专家的行程,之前我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从拉萨下了飞机,就直接往日喀则奔,第二天就上到了海拔 4200 米。那次可真的把我弄惨了。白天头疼,迷迷糊糊,晚上睡不着觉,心怦怦地跳,当时觉得自己就要死在那个地方了。好在我们有个随行的藏族司机,很有经验,他告诉我,只要没有肺部的发炎,其他症状不严重的话,身体会慢慢的调节适应。但因为时间很紧,大家没有停下来休息,所以我就一直被拉着、拽着往前奔。后来在珠峰检查站,下车的时候,我稍微跳了一下,就晕倒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关于晕倒的记忆。从那次以后,就知道上高原还是要小心为妙。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 **刘静**
《科技日报》[2010-07-14]

北京奥运场馆“鸟巢”,曾被人们誉为攻克世界难题的一项卓越创新。然而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加以理性审视——我们有没有必要将此建筑构建得那般复杂,以至于花费那样多资金、耗用那样多钢材、耗费那样多精力?其实,用很少的投入亦无需占有那样多矿产资源,完全可建设得很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建筑设计
研究院总建筑师 **马国馨**
《科学时报》[2010-06-29]

我的新研究还没有应用于实践,我就倒下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将我最近一段时间研究的 20 多个新成果应用于实践,只有靠你们继续研究了。我的生命结束后,我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在我应有的资产中捐出 20 万元,作为兰州交通大学数学与软件工程学院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以上两学院在数学方面,发表有创造性的论文或用创新的方法对已有的数学问题做出公认结果的杰出人才。

——兰州交通大学教授 **张忠辅**
科学网 [2010-07-13]

我虽然没有详细了解唐骏的学历真相,不过学历造假也好,论文抄袭也好,虽然只是少数人做的事情,但对学术界、对年轻学子以及整个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大的。问题是还有人认为这些造假是“被逼无奈”,甚至值得“同情”。后者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难道我们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做人、做中国人要诚实,不说谎都做不到、守不住吗?最近声称主营各种毕业论文代写业务的网站和公司竟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来。我们的社会是否该出手做什么了?!现在不少人有种想法:“别人造假,我不造假就会吃亏!”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如果社会形成了这种风气,我们的民族就有问题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志珍**
《科学时报》[2010-07-15]

刚开始,我总是害怕提出问题,但讨论时间久了,发觉导师很平易近人,有啥想法和点子,我都直言不讳地提出。要用开放的心态与人合作,一定要把想法同别人分享,自身才可能提高。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博士生 **周福林**
科学网 [2010-07-09]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对于金钱和名誉,我毫无兴趣。我不愿意像动物园内的动物一样被展览。我不是数学领域的一个英雄,我没那么成功,因此我不想让每个人盯着我看。

(俄罗斯数学天才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了克莱数学研究所奖励他的 100 万美元,这笔奖金是奖励他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在 2002 年,他拒绝领取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茨奖”)

——俄罗斯数学家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
中国新闻网 [2010-07-02]
(责任编辑 **杨书卷**)